

天里黑书系

# 镜子迷宫

成刚/著

JINGZIMIGONG 镜子迷宫

江西出版集团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天黑黑書



镜子迷宮

ZIMIGONG 鏡子迷宮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镜子迷宫 / 成刚著. —南昌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  
2007. 5

ISBN 978-7-80742-208-2

I. 镜... II. 成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57096 号

**出版者** 江西出版集团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**社址** 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     **邮编：** 330008  
**网址** [www.bhzwy.com](http://www.bhzwy.com)

**书名** 镜子迷宫  
**作者** 成刚  
**策划** 双城印象  
**责任编辑** 吴山芳  
**特约编辑** 徐长云  
**装帧设计** 门乃婷装帧设计工作室  
**经销** 全国新华书店  
**印刷装订** 河北省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 
**版次**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 
**印次**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
**开本** 700mm×1000mm 1/16  
**印张** 14  
**字数** 120 千  
**书号** ISBN 978-7-80742-208-2  
**定价** 20.00 元

# 镜子迷宫

1

## 目录

第1章  
黑暗中的女孩

第2章  
消失的估衣巷

第3章  
井底男孩

第4章  
杀死我的姐姐

这时候，小女孩脸上现出些忧伤的神情，那些忧伤，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该有的表情，因而这时的她，看起来神秘且诡异。

她慢慢向门边走去，黑暗如影随形地弥散在她周围。

32

这里真的是估衣巷，遥远的记忆从邢飞的脑子里复苏，他毫不怀疑自己就站在十年前的估衣巷里。

没有人能站在已经消失的地方，除非在梦中。

但是这显然不是梦。

67

镜子已经取了出来，三面，整齐地放在床上。三个人站在床前，呆呆地盯着它们。镜子没有任何出奇之处，也许在这城市的很多杂货商店里都能买到。但是，之前他们三个，已经见识了镜子的神奇之处，它会在某些时候，现出一些画面来。

103

誓言的棱角经过时间的磨砺，会变得越来越光滑，直到有一天，誓言变成了一块鹅卵石，沉没于心底。俞静现在已经不愿意回想那五年的艰辛，更不愿再回忆起昔日的誓言。姐姐成为她心上最大的痛，她需要一生

背负沉重的包袱，独自在生命的旷野里踽踽独行。

第5章  
黑暗之门

139

“黑暗之门已经开启，邪恶的力量就要降临。”神秘男人忽然低声说。

这样的话，他们三个并不陌生，第一次听到，是从雷国安的口中，在青口精神病医院里。但这话从神秘男人的口中说出，却无疑有了另外一种力量。

——难道雷国安关于人类灭亡的预言是真的？

——难道那些黑暗的力量，真的将要笼罩这整个世界？

第6章  
从哪里来往哪里去

178

当周围彻底安静下来，当点点星光柔和地洒在身上，邢飞躺在地上，感觉着风中的微凉，知道自己就要告别这世界了。

从哪里来便回哪里去，这是个亘古不变的真理。

但只有邢飞知道，他对于这个不属于他的世界，是多么地留恋。

尾声

217

在一家商场的玻璃橱窗旁，他停下脚步，看到街对面的人行道上，站着一个穿着肮脏的白裙子，满脸污渍的小女孩。小女孩的模样似曾相识，雷国安使劲地想，终于想起来，十多年前的一个傍晚，自己曾在估衣巷的老宅里见过她。

笑容凝固在雷国安的脸上，他慢慢转身，看到自己映在橱窗玻璃上的影子。

# 第1章 黑暗中的女孩

01

傍晚，邢飞开着辆蓝色波罗，停在银河购物中心门前的广场上。广场挺大，西面一溜墙边摆着不下二十张台球桌，此刻围满了光着膀子的街头少年。街头少年们要么长发飘飘，要么脑袋剃得发青，加上很多人身上都有刺青，一般人看着就腿肚子发软，更别说往跟前凑了。

邢飞当然不是一般人，他还没从车上下来，车窗两边就围过去一拨毛孩子。

“飞哥又有什么发财的好事想到兄弟们了？”一个小子巴结地说。

邢飞眉梢上挂了丝笑意，他挥挥手示意这些毛孩子闪到一边去，然后开门下车。

他到这里来，当然有事，但他却不会和这些街头混的小喽啰们说。他又着腰，四处看了看，然后吩咐身边的那几个小子：“去把青皮给我叫来。”

青皮是这些毛孩子的头儿，霸着这片广场已经好多年。那是个土生土长的草根混混，这辈子不知道跟人打了多少架，终于熬出了头，混出了点名堂。这会儿，他正在不远处的一个遮阳伞下喝啤酒，其实老远就看到邢飞的车，当时他就有点犹豫，不知道该不该过来。

他早就认识邢飞，知道他来，肯定没什么好事，但他挺怵邢飞，知道这家伙心狠手辣，脸上跟你笑嘻嘻的，底下刀子就能捅过来。跟这样的人交往，让他觉得心里不踏实。

两小子屁颠屁颠地跑过来，说邢飞点名要找他。青皮这下不犹豫了，晃着膀子就朝那边走过去。青皮身子骨非常壮实，这些年还保持闻鸡起舞的习惯，所以，膀阔腰圆，身上的肌肉跟健美运动员似的，只不过在胸口的位置，有一大块青色的胎记，所以他才得了个“青皮”的绰号。青皮两年前找了位刺青师傅，在胸口胎记的位置，纹了个狼头，那狼龇牙咧嘴，狼牙上甚至还沾着血，未到人跟前，先吓人一跳。

青皮脸上挤出点笑容，站到邢飞对面。邢飞挺随意地丢支烟过去，示意他到车上去。二人上了车，车窗边还挤着几个脑袋，青皮吼一声：“都一边呆着去。”那些脑袋就没了。

“啥事，你小子没事肯定不会到我这破庙里来。”青皮说。

邢飞斜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来，递到青皮面前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青皮装糊涂。

“你心里明白。”邢飞冷着脸说，“当年你是魏老大的人，这谁都知道。现在他出来了，你肯定知道他在哪儿。”

青皮脸色变得铁青，盯着那张卡，显然在犹豫。

“魏老大现在是孤家寡人，又跟我老板闹翻了，在这城里，肯定没什么出息了。你帮了我老板这回，以后咱们就算是一家人了。”

“你们老板就是条白眼狼，我要信他，早死一百回了。”青皮恶狠狠地说。

“可这钱不是假的吧，这世道，谁不是为钱活着。”邢飞慢条斯理地说：“魏老大这次死定了，你护着他，只能落个跟他一样的下场。”

青皮还是拿不定主意，邢飞径自将那张卡塞到他手里：“我不逼你，好好琢磨琢磨。”

青皮拿眼瞪他，然后目光看着窗外。那些小毛孩子们看上去都挺快活，他们在一般人眼里个个都跟凶神恶煞似的，但其实，他们大多还是些心理没发育成熟的小孩子。

青皮推门出去，邢飞也没拦他。

青皮将那张银行卡从车窗里丢进来：“等我电话，我再想想。”

邢飞笑着摆手，示意无妨。但当青皮晃着膀子离开时，邢飞盯着他的背影，眼里浮现出一丝杀机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香港拍了很多这样的电影。

兄弟俩，当然不是亲兄弟，一块儿在江湖上打拼，也可以是在生意场上共同创业。两人共患难，历经艰辛，终于打下一片江山来。在这过程中，不可避免的，他们做过一些违法乱纪的事，后来东窗事发，两兄弟中的一个，毅然揽下了所有的罪行，蹲了大牢。剩下在外面的那个，也信誓旦旦，甭管你在里头呆多少年，出来后，江山还是兄弟俩的。

有这样好的兄弟，蹲大牢那位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一晃就是

多少年，熬得人未老，两鬓先白，终于回到花花世界。本以为香车美女唾手可得，出门有跟班，回家住豪宅。岂料，这一切居然都是水中花、镜中月，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，转眼间变成了白眼狼。

也不怪那位变白眼狼，这么些年过来，老大一个人当惯了，现在要跟别人分享，心里头还真不是滋味。狠狠心咬咬牙，决定除去自己当年的好兄弟。当然情节还可以这样设计，蹲大牢那位遭人算计，算计他的人就是那位白眼狼。而且，白眼狼早就开始计划独占江山，所以，那位刚从大牢里出来，这边就已经开始要把他除去。

电影肯定得遵循扬善惩恶的套路，结局无非蹲大牢那位先是被打得半死，然后发威，灭了白眼狼。

这样的故事，现在正发生在这个城市里。

人物关系很简单，邢飞的老板当年跟魏老大是兄弟，趁着月黑风高做了几笔见不得人的买卖，魏老大被公安抓了，死扛着没把同伙交代出来。邢飞的老板这些年在外头，可谓春风得意，买卖越做越大，穿上西装再系根领带，看着就跟干净人一样。魏老大蹲了这些年大牢，出来后肯定得拿回自己的东西，邢飞的老板不愿意，两人就翻了脸。关键问题是魏老大手上还有些东西，可以证明当年那些案子跟邢飞的老板有关。他给了邢飞老板两条道，要么给钱，要么等着公安来抓。邢飞的老板什么人物，这些年黑白道都混得透熟，哪能让一个刑满释放人员给要挟了，所以，他决定要灭了魏老大。

这事，自然就落在了邢飞的身上。

每个当老大的人身边，肯定都有点能人。每到关键时候，总会挺身而出，帮着老大渡过一道道难关。小说电影里都是这么说的，

我们这里暂时还得继续钻这俗套。

邢飞显然就是这样的能人，这些年跟着老板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啥都不缺，到哪儿都威风八面，现在老板有事，他当然得尽心尽力。其实他心里明白，没了老板，就没了他。

青皮当年是魏老大带出来的，而且，邢飞打听来的消息，也证明现在魏老大被青皮藏了起来。邢飞根本没把青皮那样的大老粗放在眼里，他这回去找青皮，跟他把话挑明了，如果他不识时务，那么，接下来就要把他跟魏老大一块儿灭了。

他现在只希望，青皮不要考虑得太久，那样，他会不耐烦的。

幸好第二天下午，青皮就给他打来电话。

青皮说：“晚上八点，黄石桥上等我，我只想见你一个人。”

邢飞没问别的话，青皮也没给他机会，那句话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邢飞当时正跟他的老板在一块儿，当即把这事跟老板说了。邢飞这些年帮着老板解决了很多麻烦事，甚至有些极私人的心事，老板都交给邢飞去办。老板挺满意他的表现，所以把大权全都交给了他——要钱尽管开口，人马随便调动。这回也不例外，只要能做了魏老大，拿回他手上的证据。

但到了晚上，邢飞还是按照青皮说的，一个人去了黄石桥。

远远的，就看到青皮立在桥上。邢飞车停在桥下，摁了两声喇叭，青皮看见了，丢掉手中的烟屁股，一路小跑过来。

上了车，坐到邢飞边上，青皮不吱声，显得情绪有些低落。

“咋了，让人给煮了？”邢飞斜着眼看他。

“你们不是要找魏老大吗，我这就带你去！”青皮粗着嗓门说。

“现在？”邢飞有些犹豫。

“没错，就现在。”青皮瞪着邢飞：“你平时不是老自诩什么英

雄好汉吗？你要真有种，我现在就带你去找魏老大，你一个人结果了他。”

邢飞半天没说出话来。

他单身来见青皮，因为他压根就没把青皮放在眼里。别看青皮块头那么大，身上肌肉也挺结实，但那属于蛮力，碰到邢飞这样的高手，真要打起来，肯定讨不了好。但青皮说现在去找魏老大，邢飞心里还真有点嘀咕。

江湖传言魏老大本身就是竞技高手，当年在这城市说不上打遍街头无敌手，但一生逢敌，却还真从没吃过亏。邢飞十年前来到这城市，还没跟着老板，像许多少年一样混迹街头的时候，就听说过魏老大当年的故事，那会儿，他心里对魏老大还景仰得很。谁知道，十年之后的邢飞，已经是这城市街头少年中新一轮的英雄人物，而且，现在，他还必须面对老一辈的传奇人物魏老大。

“你要是怕了，就当我今天没来过，”青皮讥诮地道，“要不是家里头真缺钱，我也不可能出卖魏老大。”

邢飞还是不吱声，青皮冷哼一声，推门下车。

邢飞这时候眉峰紧缩到一块儿，目光像把刀子，显然内心正在做着选择。他突地抓住青皮的手脖子，青皮用力一挣，竟然没有挣开。

“带我去。”邢飞冷冷地说，语气有点发狠的味道。

魏老大当年再英勇，现在也老了。邢飞想，如果自己连一个老头子都搞不定的话，就算别人不知道，自己也会觉得丢人的。

青皮重新回到车里坐下，沉默了会儿，粗声道：“你真想好了？”

邢飞重重地点头，目光像条蛇样拐着弯落到他的脸上：“你要

是敢骗我的话，我保证从明天起，你就得在床上过完下半辈子。”

青皮哼一声：“你当我是被人唬大的！你过了魏老大那一关再来发狠吧。”

车子一路向东，很快就驰上了条崭新的公路。这条路最近刚重修过，水泥路换成了沥青路，直通东部城区的临海小镇。

“你把魏老大藏海边了？”邢飞凝眉问。

“魏老大在市区，早就让你们给挖出来了。”青皮忽然想起一档子事，把手伸到邢飞面前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，不说话。

邢飞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，鼻子里“哼”一声，手伸兜里把那张卡拿出来给他。

“我老板的钱可不是好赚的。”

“我只要带你找到魏老大，你们谁灭了谁就跟我没关系了。”

“你好像挺希望魏老大把我给灭了。”

“看造化吧，”青皮居然并不否认，“我倒希望魏老大能留你口气，这样，你们老板就能知道是谁干的，别把账算我头上。”

邢飞没说话，脸上肌肉却跳了一下。就凭青皮这句话，他决定等魏老大这事摆平之后，一定找个机会把这家伙给收拾了。他一踩油门，车子加速，青皮身子晃了晃，但他却毫不在意；目光落到邢飞身上，好像还带着点同情。

——他是不是认为邢飞根本不是魏老大的对手？抑或本来这就是个局，他跟魏老大合计好了，要来对付邢飞？

车子驶入海滨小镇，穿街而过，驰过一条长长的大堤，来到了一个海岛之上。邢飞按照青皮的指点，将车停在了海滨浴场的大门前。

“魏老大在这里？”邢飞有点警觉。

青皮看着窗外，好像心情也很复杂。他沉默了一下，还是说：“这海滨浴场背靠一座小山，山上这两年建了不少度假屋，魏老大现在就在一间度假屋里。”

邢飞想了想，觉得这里还真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。

“我就不进去了，出卖魏老大，我觉得自己挺可耻的。”青皮说。

邢飞鼻子里再“哼”一声：“可耻地活着，对你来说，比啥都重要。”

邢飞说完，不再停留，从车座底下摸出一把尖刀掖到腰上，然后推门下车。走了两步，又折回来，脑袋贴近车窗，低声对青皮说：“你最好现在就开始盼着我能回来，我要是死在魏老大手里，你肯定也活不到明天。”

青皮呆呆无语，看着邢飞的背影远去，消失在浴场大门的台阶下面。

## 02

夜里的海滨浴场，还有很多人。他们多是些驻留在岛上的外地游客，还有些当地渔民的孩子。邢飞走在沙滩上，看着波光粼粼的海面，听着波涛轻柔涌动的声音，感到自己心跳得厉害。

这时候，如果他仅仅是名普通的游客，走在夜晚的沙滩上，会是件挺惬意的事。

腰间坚硬的刀子提醒他今晚来这里的目的——杀死一个他素不相识的人。这个念头隐隐让他有些兴奋，这些年，每次当他面临一些血腥的场面时，都会有种抑制不住的冲动。他喜欢挥动拳头砸在别人的脸上，也喜欢将刀子刺进别人的身体，这时候，他就可以从

别人的痛苦中得到一种满足。所以，十多年前，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后，他很快就从众多混迹街头的少年中脱颖而出。

今晚对于他，有着特殊的意义。

以前，他揍过很多人，有些现在还躺在床上，这辈子能不能生活自理都难说。他的心狠手辣一直在街头少年们中间被传说，但有一点，他没有杀过人。

杀人的刺激一定比揍人更强烈，在心里，他已经虚构了无数回，今夜，终于等到了机会。这也是他答应青皮，单身来灭魏老大的一个原因。

邢飞在沙滩上放眼望去，山坡上那一片白色的度假屋在月光下，特别醒目。

如果青皮的话没错，魏老大就在那里的一幢度假屋里，他将去杀死他，改变自己从来没有杀过人的历史。

刹那间，邢飞手心里溢出了层薄汗。

沙滩上虽然有人，但隔得远，月光下看去都看不太清楚。有些穿着泳装的青年男女在海水里大呼小叫，年轻情侣在散步，那些渔民的孩子则不知疲倦地四处跑来跑去。

他们都跟邢飞没关系，邢飞现在只想能尽快找到魏老大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
就在这时，忽然起雾了。

起初雾起时，邢飞根本没有察觉到。他必须穿越一片沙滩，才能到山脚下。就在他慢慢往前走时，忽然觉得视线越来越模糊，他不禁停步往四周看了一下，这才发现，雾已经弥漫在整个海边，而且越来越浓了。

邢飞眉峰皱起，但并没有多想。要知道，夏天的夜晚，海边起

雾是件挺正常的事。海边的雾来得快也去得快，浓时可以两步之内不能视物，但片刻间，它们又能消散得无影无踪。邢飞这时只觉得这场雾来得很不是时候，真正让他警觉的，是他忽然看见有道黑影，倏地一下从前面一闪而过。

也许是只猫。邢飞摇摇头，否定了这个判断。

那黑影的动作太快了，如果不是自己视线恰好落在它身上，根本不会发现它的存在。而且，那黑影的块头也比猫要大。

邢飞停步不前，全神戒备。

雾更浓了。

邢飞停了会儿，耳中只听到波涛缓缓拍打沙滩的声音，那些游客和孩子们的嬉戏声都已经消失不见。他有些疑惑，就在这时，邢飞忽然身子一紧，退后一步，目光死死盯着前方。

邢飞其实根本没有看到什么，但却能感觉到有道影子，从离自己很远的地方直扑过来。他踉跄着再后退几步，已经从腰间把尖刀取了出来。他盯着面前的浓雾，眼睛一眨不眨，只待那黑影出现，便要全力出击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邢飞脑门上渗出了层冷汗。

他还是能感觉到黑影在向他逼近，而且速度极快。但为什么时间过去了这么久，那黑影还没有出现呢？

汗滴了下来，握刀的手都有些微的颤栗。

邢飞仍然凝立不动。

雾居然好像在一瞬间，散了。月光又落下来，前面的沙滩又变得银白。邢飞吁了口气，转身向四处看了看。月光下的海面，波涛依然轻涌，游泳散步的人都还在，孩子们却跑得更远了些。邢飞所能看到的每个人都很自然，好像那场雾对他们没一点影响，又或者

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感觉到那场雾的存在。

邢飞忽然感到了些恐惧，此刻，虽然雾散了，但他依然能感觉到一些让他不舒服的气息。也许那个黑影仍然潜伏在什么地方吧，邢飞确定它是真实存在的。

那究竟是什么？它是人，还是别的什么动物？

邢飞将尖刀重新别到腰上，慢慢向着山脚走去。不管那黑影是什么，都跟他没有关系，现在他要做的，就是赶快到度假屋去，找到魏老大，结果了他，然后赶快离开这里。

爬山对于邢飞当然算不上什么，片刻过后，他已经站在了半山腰的环山公路边上。公路上方，就是稀稀落落的一些度假屋。邢飞记得它们以前都是原木搭建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表面被漆上了一层白漆，因而在夜色里看去，格外醒目。

青皮已经告诉了邢飞魏老大所在度假屋的房号，所以，邢飞很快就站到了一幢度假屋的门外。这些度假屋全都是木质结构，面积也不大，除了门，临海的方向，还有一扇窗户。邢飞将尖刀别在腰间的位置调整了一下，方便遇敌时能及时拔出，然后，他深吸一口气，上前敲门。

“笃——笃——笃——”

没有人来开门，甚至里面没有一点动静。

邢飞犹豫了一下，已经想到了多种可能性——青皮骗了他，或者魏老大恰好有事出去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既然已经来了，就不能空手而归。

他使劲推了推门，门显然从里面锁上了。

他绕到窗边，窗户也紧闭着。

在这种情形下，如果想进到度假屋里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破门而

人。邢飞略一思索，便不再犹豫，快步转到门边，重重一脚踹过去，那门便开了。

屋里灯亮着，但却仍然没有动静。

邢飞稍停一下，慢慢迈进房门。

这间度假屋显然是那种套间的格局，外面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区，摆着两把藤椅和一张茶几，卧室的门此刻开着，里面黑乎乎的，没有开灯。

邢飞疾步走到卧房门边，尖刀已经攥在手里，慢慢探出头去。

他悚然一惊，全身的肌肉也立刻绷紧了。

卧室虽然没有开灯，但外面的光线投进去，依稀还能看见里面的情景。一张脸，蓦然出现在邢飞的视线里，那面孔，沟壑纵横，显得非常苍老，但一双瞳孔，却迸射出鹰隼样的精光。

邢飞退后一步，把卧房里的人看得更清楚了些。只见那人留着寸头，身子也不见得如何魁梧，却似乎异常精壮。他的左胳膊上，还有一只猛虎的刺青。

——魏老大！

邢飞虽然没见过魏老大，但对那只猛虎刺青却并不陌生，这只猛虎当年一直在街头少年的口边传颂，它几乎已经成了魏老大的标志。

邢飞虽然已经做足了面对魏老大的准备，但却万没有想到，自己会在这种情形下见到魏老大。魏老大不愧是个老江湖，听到有人敲门，便料到来者是敌非友，故而不做一声，犹如鬼魅般隐身在门边，让邢飞一见之下，便受了一惊。

但邢飞亦不是等闲之辈，认出魏老大之后，很快便定下心来。

两人彼此面对着，全都凝立不动。